



从
閩
西
到
京
西

刘
忠

厦
門
大
学
出
版
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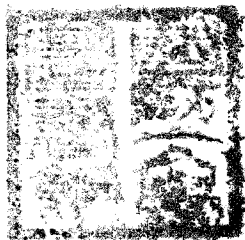




国防大学 2 045 3145 3

从闽西到京西

刘 忠



厦门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邓汉征

从闽西到京西

刘忠著

●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华安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7.25印张180千字

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册

ISBN 7—5615—0189—4/K·25

定价：3.45元

60428/4

序

近几年来，大批老同志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愉快地离开了工作岗位。离休以后，他们又在另一条战线上开始辛勤地工作，撰写革命回忆录，力争在有生之年，为党、为后代多留下一些宝贵的历史资料。

刘忠同志在1981年回福建探亲时，曾对我说：“离休后做了一件事，把自己参加革命的一生完整地写出来了，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一份有意义的财产”。也就是这本《从闽西到京西》。

刘忠同志是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原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1956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他的长篇军事斗争回忆录《从闽西到京西》系统地回顾了他从一个普通的泥水工人成为我军高级指挥员的经历。刘忠同志1929年入党，参加党领导的闽西农民暴动，同年加入红四军，历经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和一至五次反“围剿”斗争，参加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延安后，在抗大从事教育工作，以后任陈赓纵队参谋长，转战山西，参加解放太原战役。全国解放前夕率领六十二军挺进大西北，进军大西南，解放西康。1950年又奉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刘伯承元帅的领导下，为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努力工作。他的戎马生涯可以说是我军的一个侧影。

我与刘忠同志早在1930年就在一起工作，我们同是闽西子弟兵中的幸存者，今天能看到他的回忆录，心里很高兴。刘忠同志自幼家贫，文化水平不高，但能征善战，是一员战将。今天，他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克服了种种困难，亲自动笔写下了十余万字的长篇回忆录，这种精神是十分可贵的。正因为如此，文章读

起来真实、生动、朴实、亲切，是一份很有意义的历史资料。

当前，我们的国家正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时期。在这样的历史时期，更需要我们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学习和发扬战争年代的那种艰苦奋斗、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因此，《从闽西到京西》的出版是有现实意义的；同时这本书对我党、我军的历史研究工作也是有益的。

最后，希望有更多的老同志在身体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拿起笔来做这项工作，希望能看到更多、更好的回忆录。

杨成武
2008.11.10

目 录

序.....	杨成武	(1)
第一章 踏上革命的征途.....		(1)
一、苦难的童年.....		(1)
二、才溪的土地革命.....		(2)
三、红四军学校学习.....		(8)
四、红十二军一〇三团.....		(9)
五、红四军三纵队十九大队.....		(12)
六、红军十二师三十六团.....		(18)
七、红军十一师三十三团.....		(28)
八、模范红五团.....		(41)
九、红一军团侦察科.....		(51)
第二章 抗日战争的烽火.....		(96)
一、在抗大的学习和工作.....		(96)
二、三八六旅.....		(111)
三、太岳第二军分区.....		(116)
第三章 决战前夕.....		(128)
一、上党战役中的三八六旅.....		(129)
二、切断同蒲路.....		(143)
三、停攻曲沃，忍痛撤兵.....		(146)
第四章 血与火的洗礼.....		(150)
一、参加四纵作战指挥.....		(150)
二、协同晋绥军保卫延安.....		(164)
三、率太岳部队参加攻打临汾.....		(173)
四、晋中战役.....		(182)
五、十五纵队榆次练兵.....		(188)

六、攻打太原外围据点.....	(190)
七、参加攻克太原.....	(197)
八、六十二军参加解放大西北.....	(200)
九、参加解放大西南.....	(207)
十、进军西康，解放西康.....	(213)
十一、改编国民党二十四军.....	(226)
十二、调任川西军区司令员.....	(222)
后记.....	(224)
跋.....	(226)

第一章 踏上革命的征途

一、苦难的童年

我是福建上杭人，1906年（光绪32年）农历八月十五日出生于才溪刘屋角，取名刘永灿，小名太平，是个穷家的独生子。我父亲刘庆喜，母亲林连秀，祖祖辈辈忠厚老实，人称是世代忠良之家。

才溪属上杭县西三区，处于汀江连水之间，地称九背十三坑，山青水秀，森林茂密。可是，地主的地租、高利贷剥削，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压得劳动人民喘不过气来。我五岁那年，祖父病故，家里无钱安葬，把仅有的半亩秧田典当给本家地主刘佛喜。他的外号叫“翻生狗”，是个专吸穷人血汗的恶棍。

安葬祖父后，父亲得了重病，我妈只好把一些嫁妆首饰拿去押当，请医生看病、买药。借债利息重得很，十元大洋每月就得付一元利息，利上加利的剥削，如此三年，家里被弄得精光了。母亲只好上山砍柴，卖给豆腐店的“喜银细子”，换两块豆腐煮青菜充饥。我六、七岁时，就随着母亲上山挖苦菜、羊蹄子作为主要的食粮。这时仅有的半亩秧田也被“翻生狗”夺走了，还欠债一百多块光洋。

“富人过年，穷人过难”。从腊月二十五、六，直到大年三十日，债主天天上门逼债。我记得七岁那年，大年三十，父亲买了一块钱的猪肉，放在厨房里。太阳快落山时，恶霸地主王赠高怒气冲冲地闯进我家，父亲不敢见他，藏在小黑屋的草堆里。他

没见到我父亲，把那块肉拿走了。我们只好过个斋年。

我七至九岁读了三年私塾，三伯父、二舅父各出一年学费。以后就随父母种庄稼和上山打柴。后来去学做泥瓦匠。我十二岁时，个子比水桶高不了多少，挑水要把水担钩挽起来，水桶才能离开地面。一个工棚几十个工人吃饭，每天要做三餐，就我一人，南方用饭甑蒸饭，我因力气小无法把饭甑放上锅。就用一条绳索，把大饭甑吊起来，站在板凳上用肩把饭甑移放在锅内。有时因柴湿，不着火，光冒烟，耽误了开饭时间，被工头打骂，记不清有多少次了。我两眼深陷，皮包骨头，双手都被霜雪冻烂了。妈妈见独子被折磨成这样，心如刀割，抱着我大哭一场，说：“儿呵！我们家太穷了，只好让儿吃这种苦。妈妈相信，儿会有出头之日的。”

三年学徒期满，接着还得帮工七、八年。开始每天只赚一角钱的工资，后三年每天可赚三毛钱。因年纪小、力气差，向房顶投递砖、瓦，稍一不小心，就会把自己打伤……。这就是我童年、幼年时的生活。

二、才溪的土地革命

才溪的劳苦人民进行了三次起义。

才溪南靠广东东江，西近江西瑞金。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部队南下，经瑞金进入福建闽西，路过长汀、上杭出广东东江。那时我二十一岁，在离才溪四十五华里的官庄珠保乡大地主林日良家做工。一闻南昌起义部队来了，林日良全家都跑了，还叫我们帮他看家。他儿子叫春妹子，临走时拿出几支洋枪，要我们拿上。因为我们都没有拿过枪，不会使用，更主要的是不愿给地主恶霸看家，所以都不要枪。

地主逃走了，我们没有工做就跑到官庄去看起义部队。开始不敢走近，站在高地上远看，后来听说这是共产军，路过官庄没收了上杭大地主刘棠华的财产，分给了穷人；对穿破烂短衣的穷人特别客气，这真是闻所未闻，翻天覆地的事情，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特别高兴。

起义部队进入闽西地区，大地主不建房屋了，才溪外出三千泥水匠，没有工做都回到家乡参加农民起义。一九二七年八月下旬，才溪组织起了农民协会。领导组织农民协会的，是两个共产党员（当时不是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出面），一个叫包究生，一个叫张楷。他们在主席台上说：“同志们！天下是我们工人农民创造出来的，有我们讲话的权利，请你们选出代表上台，来吧。”我们选出了几个工农出身的代表，可是一个也不敢上台，只有三个上杭中学毕业的学生上台去了。这次到会的工农群众有三、四千人。会场的四周贴满了“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减租减息”“打倒蒋介石”“实行共产”等标语。包、张两位讲了话，宣布成立才溪农民协会。接着上台的知识青年拿着大本登记，写上报名入会人的姓名，并收两角钱会费就成为农民协会的会员。我们一伙青年议论着，最后各人拿出两角钱，报名入会。我父亲害怕得很，回到家里对我说，这能行吗？搞得不好是要掉脑袋的。我说我家祖祖辈辈都被豪绅地主压迫得抬不起头来，现在共产党领导我们闹翻身，有什么可怕的呢？母亲听我说得有理，非常高兴，对着我父亲说：“儿子加入农民协会是要翻身，也是为穷人办事，你不入农民协会是怕事，不对的。”我父亲听了我和母亲的话后，也报名加入了农民协会。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才溪就有三千多穷苦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成了农民协会的会员。

“八一”起义部队在广东东江作战受挫后，国民党反动派到处镇压革命力量，才溪的农民协会被解散了，包、张两个共产党

员被逮捕杀害，参加领导农民协会的知识分子，有的动摇，有的叛变。第一次才溪的农民起义就这样失败了。

一九二八年春，闽西特委派李天富、罗化成二同志来才溪组织秘密农会。他们以算命测字的职业作掩护，白天穿着长袍，装模作样地给人算命测字，晚上就把工农群众聚集在祠堂、庙宇内，有时也在山野林地或没人住的破屋里开会，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组织秘密农会，吸收先进可靠的工农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经常参加李天富、罗化成二同志组织的会议，有时他俩住在我家里，常对我作个别谈话，使我渐渐地知道了党的主张和党在当前斗争的任务、方针和策略，以及未来的崇高理想。一九二八年七月。他俩介绍我参加党组织的活动。经过一年的考验，于一九二九年七月，张赤男、林鹏二同志正式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才溪水西坑林应三同志家举行入党宣誓仪式，在党旗下举起左手宣誓：“服从党纪，严守秘密，按时到会，缴纳党费，牺牲个人，永不叛党”。同我一起加入党的有王奇才、王仲玉和林家顺同志。

一九二八年底的一天，土匪头子林祖光（外号大头四子）、王邦达（外号板子）联合红帮头子曹盛德（又叫曹来子），在庄背庙内开会准备起义。庄背庙内两个神象是兄弟两个，一个叫石古，一个叫石孟，统称为“福主公王”，据说是历史上的民族英雄。那时全乡人民还信神信佛，逢年过节都到庙内烧香敬拜。区委林应三同志对我和王奇才说：“你俩利用亲族关系去做他们的工作，利用他们的行动，作第二次起义的准备。”

大头四子林祖光，是我母亲的堂弟，我叫他“四舅”。我进庙一看，会场的四周警戒森严，进去的人都要有人作保，到会的六十三人称为六十三兄弟，每个人都用新取的名字登记入册，我刘忠这个名字就是这次取的。一切手续办妥后，就宣布开会，在

神像台前点了香烛，杀了七八只大公鸡，把鸡血洒在烧热了的六十三碗酒内，然后六十三人一起跪下，结拜为六十三兄弟。红帮的头头曹来子主持会议。他说：“我们六十三兄弟是同心同德、劫富救贫、有马同骑、有福同享、坚决打地主、不准他们贵卖粮食。我们明天就在天后宫门前召开大会，宣布我们的章程。请各兄弟端起酒碗，我们宣誓：吃了红花酒，寿年九十九，若背叛誓言，照鸡公头落。”大家端起酒碗一喝而尽，然后人人拿起杀鸡的刀，斩一下公鸡头，以表示不违背誓言。曹来子讲话中，还规定很严格的纪律，当时听着有点吓人。整整搞了三个多小时才散会。当晚我就到林应三同志那里，如实的作了汇报。

第二天早晨，从村头到村尾，贴满了标语和布告。地保打着大铜锣，从村头到村尾高喊：“今天上午全乡人民到天后宫门前开大会”。这次到会的工农有四千多人。王邦达的兄弟王允强，跳到讲台上大声地说：“父老兄弟们，今天开会宣布起义，我们真要革命了。现在请总指挥曹盛德讲话。”曹来子身穿纺绸大褂，头戴灰色礼帽，走上讲台提高嗓子讲：“大家推举兄弟当总指挥，兄弟的才学浅薄，还望众乡亲们多多帮助……”到会的工农群众一听到曹来子当暴动的总指挥就泄气了。王允强最后宣布：“昨晚庄背庙起义的兄弟马上到花厅下集合。”当时我真害怕，但又不敢不去。到花厅下后，大头四子林祖光，就宣布要富家捐款、派粮。但豪绅地主从上杭城内搬来了一个营的兵，坐镇才溪。这时，红帮头子和土匪上了山，许多群众害怕，跑到外乡去了。豪绅地主恶霸更加耀武扬威，疯狂地镇压劳动人民。这次起义党未起领导作用，导致失败。

才溪区委为加强与上杭县委的联系，重新安排部署。派林鹏同志（区委委员）在上杭城内开洋货店作掩护，作为同县委联系的固定点；要我以卖茶叶为名作才溪区委和上杭县委的交通联

络，每月来往二至三次。我到城里就秘密去林鹏同志处取县委指示、文件，有时接受当面口头指示，回才溪就向区委林应三同志转递县委的文件和口头指示，这加强了上级党对才溪区委的领导，取得第三次起义的成功。

一九二九年四月下旬的一天，才溪区委接到上杭县委的通知说：朱军长、毛党代表率红军第四军，开进福建，进占汀州，消灭了国民党军阀郭凤鸣旅。现红军正南下，向上杭、武平、龙岩、永定进军。五月初八日，红军部队已到达南阳（离才溪三十华里）。我们区委派人去接头，欢迎红军到才溪支持我们举行暴动。一纵队政治部写了一封信给我们：“才溪的劳苦工农们！本军另有任务，不能立即开去贵乡。你们自己有力量就可以举行暴动，如果力量不足，把握不大，可将豪绅地主的名单先调查登记好，以便将来暴动时一网打尽……。”区委接到此信就积极进行暴动的准备工作。五月初八到六月二十二这一个多月内，继续积极地发展党员并做好暴动的准备工作。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三日，红军第四军一纵队，开到了才溪。我们区委事先与红军取得了联系，这时区委发出紧急通知：立即举行暴动。一声令下全乡工农大众一齐动手，将地主恶霸的武器如洋枪、土枪、鸟枪、红缨枪和土炮等全部收缴了，把大多数土豪劣绅、地主恶霸捉起来了，只跑了几个。地主的粮食、猪、牛等物资全部没收，分给了工农群众。当时正是收割稻子的季节，收割的粮食，破天荒的第一次归劳动群众所得，心里头有说不出的高兴。但有些农民也有顾虑，因为恶霸地主虽然捉起来了，可是没有杀掉，若放出来今后报复是吃不消的，因此有些农民不敢要分给他的粮食等物资。

在红四军一纵队政治部的帮助下，召开了才溪乡工农群众大会。工农群众沸腾起来了，颈上系了红布巾、红布带，手臂上套

着红五星的袖章，肩上背着红缨枪、土枪，腰间插着铁尺、短刀，敲锣打鼓的到才溪圩的马道坝参加大会。大会宣布成立才溪乡人民革命委员会和上杭县工农赤卫队第十三大队。公推王树炳为人委主任，林祖光为上杭赤卫队第十三大队队长，林鹏为大队党代表，王邦达为副大队长。当场枪决了两个工农群众极为痛恨的恶霸地主“马嘴六哥”与“黄毛头”，将抄出的田契、借据在当场烧毁。革命热潮在才溪每个角落沸腾着。

上杭县民团团总大恶霸地主刘子畴，是才溪四坊乡下王村人。六月下旬，趁赤卫队十三大队开到南阳发动群众开展工作之时，率领国民党军一个营的兵力和民团，从上杭出发兵分三路袭击才溪。我当时在人委会担任财务科长，人委主任王树炳是地主分子，他看到敌人进攻就动摇，不拿出办法来对付敌人。在这样情况下，我一面组织群众转移到西山躲藏，一面派人去南阳通知赤卫队迅速开回，并告知红军部队派兵援助，歼灭进攻我们的敌人。刘子畴是地头鬼，对才溪情况很熟悉，还有地主豪绅带路回来。国民党部队一进才溪就抢劫掳掠，捉去一批人，烧了房子，抢走许多物资。他们不敢在才溪住宿，当天傍晚就撤到下王去了。我们赤卫军十三大队得到消息，当晚赶回才溪，红四军一纵队连夜派了一个连来援助十三大队，部分农民群众也参加了战斗，星夜出发，第二天早晨，发起进攻，不到一个小时就攻进刘子畴的老巢——下王。敌人没料到我们会这样迅速地调回十三大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我们很快就把敌人大部歼灭了，仅刘子畴自己带一小部分兵力逃回上杭城。参加战斗的农民们把刘子畴的家产没收了，房子也烧了，又抓到刘子畴的亲兄弟，割下了他的头，在下王村游行示众。经过这次战斗，认识到对敌人须狠，你不杀恶霸地主，那恶霸地主就要杀你，这是尖锐的阶级斗争。

才溪人民坚决惩办了本乡的地主恶霸，又帮助周围地区的工

农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人民革命政权和工农赤卫队，扩大了革命根据地。

一九二九年八月上旬，我被调任上杭赤卫军第十三大队的军需长。当时赤卫军十三大队的内部成分较复杂，必须整顿，区委决定对暴动时混进来的流氓地痞、投机分子、反革命分子，进行清洗处理，使革命人民武装掌握在党和工农群众手里。这时，才溪人民革命委员会改选为才溪区苏维埃，共产党员王仲玉同志担任第一任主席，各项工作开始走上了轨道。半年内将全部土地分配给了劳动人民，巩固了革命政权，才溪成为当地革命的一个中心。

红军第四军一纵队一九二九年六月下旬开到才溪，毛主席住在下才溪塘子角王田春的家。当时叫他毛委员、红四军党代表。张赤男同志说：毛党代表因身体不好，随一纵队行动，还要保守秘密。我们当时只叫他“老王”。

三、红四军学校学习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古田召开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同时，创办了一所红军学校。选调部队优秀战士和地方赤卫队的优秀队员受训、深造，培养连排干部。区委研究决定选调十七人去红军学校受训，由我带队。因为大队三个土匪头子很坏，需要分别处理。乘此机会，动员特务中队长王允强报名参加学习，以便于整顿十三大队的领导。我是十三大队支部委员，在红军学校参加校的党委。到学校不久上杭县委来函，要我汇报王允强的反革命罪行。学校党委听我汇报后，按王允强所犯的严重反革命罪行，报闽西特委批准处以死刑，执行枪决了。

红军学校地址设在大池，这是龙岩管辖的地方。红校的校长

兼党委书记石迟丰。这期招生一百四十多人，设了三个区队，一区队长王崇礼，二区队长叶灿，三区队长谭希林。一九三〇年二月，校址移到龙岩城，闽西特委查出石迟丰勾结国民党，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按其罪行执行枪决了。随后提谭希林同志当校长，又从四军调来曹福海同志当第三区队长。当时许多教官是国民党军队的旧军官出身，军阀主义残余很严重，用各种形式打骂学员。如在操场上喊“立正”口令，即跑到你面前猛打你一拳，看你倒不倒；喊“正步走”一直前前往池塘内跳；若犯了校规就拿大竹板打学员的屁股、手掌；吃饭规定五分钟内必须吃完；每天晚点名，即使下大雨，值星官也要讲二十分钟的话，……这种种整学员的作法，完全是国民党军阀军队的一套恶劣作风。开士兵委员会时，学员向他们提出了强烈的批评。通过严厉批评后，教育方法有所改进。

我经过这样的严格的锻炼，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变成军人，经过三个月的训练，政治水平有了提高，学到了些军事知识，普通话也会讲一点了。在毕业时各项考试成绩均良好，特别是实弹射击，全校学生中我是第一名。校领导鉴定我可任排长职务。这时闽西的地方武装大大发展起来了，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二军。我被派到红军第十二军一百零三团工作。

四、红十二军一〇三团

一〇三团是连城地方武装组成的，驻在新泉。一九三〇年三月毕业后，分配我在该团一连三排任排长。我初出茅庐，既是新任军官又是新战士，心里战战兢兢生怕当不好。第一连的武器装备，没有机关枪，步枪也很少，老套筒算最好的了，大多数战士扛的是红缨枪。

到职不几天，就作战斗动员准备攻打连城。我鼓着一股劲，

决心指挥本排打好这一仗。一个漆黑的夜里，从新泉出发向连城进军，走了一晚上，离连城十几里天亮了。队伍停止了前进，连城县委派人向团里报告：住城里的敌人，是被红军歼灭过的郭凤鸣部一个团，昨晚突然向长汀开走了，现城里仅有二百多民团驻守。我们团长曹福海、政委温凤山，得到这个情报就命令部队立即前进。没有经过战斗就占领了连城县城，民团逃跑了。这是因为敌人已知道我团要攻打连城，所以有了准备。

进占连城的县城后，团里没有把敌人的行动搞清楚，就轻易分散各连到各乡村去发动群众，实际上，已陷入了敌人的圈套。敌郭凤鸣部，趁我军分散突然出现，会合民团地主武装四面包围。我们一连在城北十余里的地方，正在敲着锣号召群众开会的时候，敌人打着青天白日的国民党旗帜，黑压压地从四面向我连进攻。情况十分紧急，连长命令我排迅速占领阵地，立即向进攻之敌射击，以掩护到会的群众脱险。第七班班长很勇敢，带着全班向敌人射击，打倒几个，把敌人顶住了。我看到会群众跑散了，连部和一、二排突出了重围，但我排被敌人包围得紧紧的，七班牺牲了一个战士，又有一个负了伤。敌人的子弹越来越密集。七班长说：“排长，我们同敌人拼，死也死在一起，决不当俘虏。”九班长负了伤，九班副向我提出：“排长，你带七、八班迅速冲出去，我率九班掩护你们，快下命令吧！”

敌人也不敢冲上我排占领的阵地，只在叫喊：“抓土匪呵！捉活的呵！缴枪不杀！赶快投降呵！”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我令七班背枪的战士归七班长指挥，七班长立即发出射击口令，打了三个排子枪，把东南小高地敌人一个指挥官打倒了。我喊：“同志们！快冲呵！”七、八班战士比我跑得快，一口气猛冲，抢占了敌人小高地。杀！杀！明晃晃的梭标，显示出我红色战士的英勇。占领东南小高地后，掩护九班撤下来。我们冲出了敌人第一